

## 迟来的红叶请柬

文 / 刘锁爱

我曾无数次地与故乡的红叶亲吻和拥抱、热恋而情怀激烈;无数次地目睹过她的娇容和芳韵、憨态和厚重、热情和奉献。那份故乡人与故乡事独有的情和爱,总是像红叶的炽烈一样燃烧在胸中,荡漾在脸上。我为她写过情诗、写过美文。当然,我更替她委屈、替她抱不平、替她一腔的怨声载道。当然,这都是二十余年前的事了。与文朋诗友们在故乡浏览,不经意就会和那些红叶谋面,或撞个满怀。每每于此,我就会大言不惭地并指手划脚:看看吧!看看这漫山遍野的大布局;看看这深山里不同寻常的构思;看看这大山的深思熟虑;看看这中条山上逍遥的红叶家族吧!以及这无拘无束、个个都张扬或表演着的红叶秀吧!她们从来都是这样地任性、这样地率真、这样漫无边际地肆意展开。

这就是俺家的红叶啊!她多像一个山里的姑娘,红得让你心醉,红得让你神往,红得让你绽开了和她一样的心花和云霞。

多少年,多少代,她都是这样无所顾忌照开不误!

多少年,多少代,她都是这样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提起红叶,人们大都会想象北京香山的红叶,那是贵族式地红叶;是世界的红叶;是不可一世的红叶啊!因它身居皇城脚下,且又占领了名山大川,似乎就恩宠有加,光彩照人,出尽了风头。

重阳节来看父亲的亲朋好友明显多了,但这其中大部分人父亲已不认识,父亲明显地衰老,身体萎缩了一圈,他自嘲,浓缩的,原来 42,现在 40。来人就是那几句话:“我 85 啦。”怕对方听不见,又伸出手做出 8 的示意。“共产党救了我好几回,老了还管我。”再拿出社保卡和医保卡给人看。不忘附上一句:“我不给小孩子添麻烦的。”我们几个“小孩子”都五六十了,在他那儿永远长不大。

父亲属猴,1932 年出生,老家江苏陆家浜,就是今天的昆山陆家镇,往东出门就是上海安亭,典型的江南水乡,著名的旅游胜地周庄就在陆家西边。水乡美丽也暗含杀机,还是小孩子的父亲常在河网中嬉戏,结果感染伤寒,发烧,浜里郎中灌上草药、香灰不管用。后来他的一个舅舅把他抱到陆家中学,当时解放军正打上海,部队驻扎学校,一个西北口音的军医一句“娃赏(伤)寒咧。”打上盘尼西林,几天后缓过经营思想。可惜河对岸的几个小孩子却没能有幸等到正常退烧。事后爷爷挑了一担米酒和笋干道谢,人家死活不收,说要谢就谢共产党毛主席。“小孩子”第一次知道共产党毛主席派人救了他。

可我每每还是会想起故乡那山昏晃里,那些默默开着的红叶,那痴红痴红的章节里,始终收藏着我的情感、折叠着我的相思、发酵着我那浓浓的一腔爱意。在需要感知的季节里,我们一同走进故乡的枫林,走进了红叶家族的聚集地,去领略山的圣谕,叶的情感。

是红叶总归是要红的,无论它选择了怎样的土地,怎样的山峦;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霜打,还是风吹;它满腹的情,满腔的爱就一股脑儿地扎在这里,它昂起一根根的枝条宛如情人的手臂,霎时间就留住了你的眼神,你的芳心,挽住了你的手臂,牵着他的情与爱,走在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季节。

在这寂寂的大山深处,我故乡的红叶啊,出演的总是那样的本色。它红的倔强、红的痴情、红的婉约、红的丽质。阳光那亮亮的雄性光芒,会毫不吝嗇的进行着爱的嫁接,无时无刻不在照耀着这片红色的宛如少女一般的肌肤。枫林这红色领域,用那结结实实的红透了的秋天的情绪,张开大大的心叶,来接受阳光的抚爱,那瑰丽的叶瓣上,留下了一丝丝潮润的绯红。

在那柔柔的枫林里,那灿然的章节,总是那样执着地绽放。它点燃着一片寂寞的天空,一种虔诚的心境,一种燃烧的激情。你能说那每一张叶片儿不是诗,不是梦,不是画呢!

捡拾起那万般的红,心想纵使从北京香山落泊到这儿,少了诸多有色眼睛的青睐,多了一生一世的孤独,仍然活着尊严,活着自信、活着洒脱。那一望无垠的赤裸裸的红,忠贞不渝地划向天边,去濡染那一抹红霞,去拥抱蓝天的多情。

坐拥红叶,心儿在这厚重的季节爬涉、翻滚,抬头那枕云衾月的枝柯上,有那甜甜的梦幻走来。于是,怀抱里就有了那痴红的浓浓的相思。相机如饥似渴地描述了所有的情感,索性把每一份美好都留在那里,让无比的爱恋陪伴那如痴如醉的红叶儿走向遥远,甬管留于叶间的形象,那无论如何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珍爱,给自己一方欣赏的天地。面对红彤彤的心海,

我们掏尽了所有的涛声,撞击于林莽,让林涛叫醒每个情感的音符。

一阵哗哗的风声,掠过奔波不已的心境,在这美丽的枫林围子里荡漾,我们是否会经年累月将心儿袒露,就像这狂妄无极的一次。一时,我们骄傲成了这里的庄园主。洁净的叶儿总是那样甜甜地朝我们笑出了酒窝,我们亦在陶醉中,幻化了那只滞留在叶间的漂亮的凤尾蝶儿,翕张着翼儿激励我们在林中扑捉,在林中捡拾、在林中插花,采摘那枝头上的鲜活。

年复一年,故乡的红叶就是这样一如既往、红红火火地活着,它不争宠、不争做;不嫉贤、不妒能;不埋怨、不抱怨;对故乡不离不弃。

我故乡的红叶啊,依你的个性你不会受宠若惊的。就在你悄悄回眸顾盼的这一刻,我突然在大雅之堂上发现了你。你不紧不慢地在央视上走秀。依然的天生丽质;依然的山妞质朴;依然的情海芳韵;依然的多情摇曳。

我故乡的红叶啊,你以红色的请柬,向荧屏外发放,发放……

过往:门前冷落车马稀!

如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 我的父亲

赵闻海

等到上海解放“全国支援鞍钢”建设,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到上海招生,爷爷便毫不犹豫地让父亲报考,那时父亲才初中毕业。晚上在鞍钢夜大上课,白天上班当技术员。工作没多久,又病,“特别能吃,吃了就泻”到鞍钢医院,大夫一听吴依软语,摸摸肚子,当场就确诊“这银(人)吸血虫。”住院,特效药,又活过来。当时不懂水乡河网传播病菌。事后父亲回忆,在老家的许多小伙伴得这种大肚子病,最后都皮包骨死掉了。当时奶奶还舍不得放父亲去东北,嫌冷,没鱼吃,是爷爷当时一句话“跟共产党去,没错!”才成行。

再就是抗美援朝,美国的飞机到东北扔细菌弹,有几片树叶从天空飘落。结果同宿舍与父亲床挨床,头顶头睡,小名叫老七的同学倒霉,晚上发烧,送到医院就被隔离,一周后死去。只知道老七姓朱,家住上海静安寺,上面有六个姐姐,他排行老七,故起名其根,寓意家话之根,全家如宝玉般宠爱,可老七说没就没有了。父亲从此一提美国,便仇恨满腔“美国鬼子太坏了,作

孽!”骂完鬼子,又感念学校书记,姓易,湖南人,以前是鞍钢地下党。那几天就堵在校门口提醒出门要穿白大褂(带帽子的防菌服)。“没有易书记,我也能和老七头顶头作伴去了”。

53 年,父亲结婚,母亲是当地人,这在鞍钢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南北组合,自然少不了“南北战争”。一遇到父亲炫耀“谁不说俺家乡好”时,母亲就揶揄“江南好,风景确实美,上游涮马桶,下游淘米洗菜,鱼多虾多细菌多,能不得伤寒?”父亲气急败坏“东北好,撒泡尿都冻成棍……”,我们几个姊妹“南北产物”就在这种争吵中慢慢长大。

92 年父亲退休,单位问“老赵头还有什么要求?”这老头憋了半晌,一分认真地请求“考虑考虑组织问题”,终于在退休前一个月宣誓入党。事后母亲说,你爸死心眼,一填表又写你爷爷参加过三青团,又说他舅舅海外留过洋,所以一外调就卡住了。退休前夕,老赵头要送给我们几个“小孩子”礼物,一看是每一人套修理工具,向我们传授他修表修收音机的手艺,并告诫“人

得有一门手艺咯,手艺没有重量,艺多不压身。”可惜这几个“小孩子”谁也没学,令他失望,骂一句“小兔崽子,都随你妈。”这么多年过去,方悟出老头用心良苦,自问我如果没生在中国,生在叙利亚拿什么养家糊口?恐怕只会傻等联合国的救济。

去年父亲中风后腿脚不灵便,拄上了拐棍,却仍不放心他心目中的“小孩子”。我今年 4 月离开北京到平陆工作,他执意坐高铁来看我,结果在平陆住了一个夏天。走时颇放心“平陆有水,不干燥,跟上海差不多,东西便宜,省钞票咯”。父亲的记忆丧失了许多。时间一长我们几个“小孩子”也摸出了门道,就顺着他背诵一遍他常念叨的几个经典桥段,再让几个孙子孙女跳到他跟前手舞足蹈,装模作样。这时,他就两眼放光来了精神,老妈也在边上乐。我知道,这是老人们最盼望最欣慰的时刻。也有例外,父亲跟上海的姑姑通话时,少不了阿拉长阿拉短的方言,老妈不悦,纠正道“说人话,不要说鬼话!”于是电话端又切换成我听了一辈子还没听够的,东北风味的上海普通话,我知道,这声音是听一次少一次了。

## 杨万全词二首

## 意难忘·歌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激励每个人。  
要明党规,从领导做起,树中央权威。  
《准则》细,《条例》新,同时又重申。  
八项制度刹四风,非常认真。  
对腐败零容忍,外地也抓回,看谁敢违。  
中国梦,日渐近,脱贫战鼓催。  
全心全意为人民,百姓实惠。

## 为平陆苹果喝彩

看了《运城日报》2016 年 11 月 5 日刊登的平陆苹果被确定为国家级出口水果质量安全示范区而感到非常高兴,即兴填词一首

## 一丛花·赞平陆苹果

平陆苹果能出国,真实让人乐。  
质量安全成示范,打开市场赚钱多。  
绿色放心、品牌过硬,扶贫很准确。  
县委政府动真格,全民其劳作。  
一任接着一任干,当年辛苦今收获。  
内抓优质,外促销售,脱贫看苹果。



条山秋韵